

## 雨豆樹狂想曲

增田診所 曾仁宏醫師

**看**著手上的指北針，望向東邊方向，這大雨過後的龜山島，隨著或雲又霧的來去，若隱若現下活像正在悠游的巨龜，這龜山島名字還真取得很傳神呢。

而這塊荒地正好可眺望它，說是荒地只因沒人理，所以顯然地這雜草叢生，意味著它並非貧瘠的沙礫地，所以給予關愛一下，假以時日相信它會像女大十八變般，讓人眼睛為之一亮。我是這般樂觀的期待，所以千里迢迢來到這裡，現正站在它上面，心中盤算著基地將來可能的位置，另預留未來的動線，選好適當的間距，挖出約莫7-8公分深後，各自放入一粒雨豆樹的種子，就在帶來這全數30多粒種子，個個有了歸屬後，算算也花了將近一個多鐘頭，就如同放流的魚苗不可能全數長大一樣，所以考量下才多做預留的植栽，想想應該是不會錯的。

會如此大費周章地台灣尾跑來台灣頭，緣自2013年5月那要命又無所適從的二週，即便現在想來也像一把火在悶燒，有憤怒但卻又無可奈何。

這遲來的五月梅雖緩解了全台

的旱象，但卻也捲起了千堆雪，終日濕答答地攪動著全台浮躁的心。先是公海上菲律賓槍殺我漁民的事件揭開了序幕，新仇加上舊恨，固然令人同仇敵愾義憤填膺，但畢竟是力有未逮，只能精神上支持受難的漁民。但接續而來這一連串黑心卻攸關個人三餐的食之大事，那種切膚之痛感覺就不一樣了。細數前年飲品違法添加塑化劑，去年的豬肉瘦肉精的事件才剛平息，現又浮出毒醬油的問題，看來料理需要的米油鹽醬醋都不能倖免，早已掉入貪婪黑心商人算計中，全面爆發只是遲早的問題。所以一想到麵攤的滷牛肉、排骨、炸雞幾乎樣樣都要醬油，更要命的連老品牌有CSI認證也中鏢，甚至連五星級大飯店也不能倖免後，就胃口全失。而相隔沒二天又爆出黑心食材，添加工業用的順丁烯二酸，這些毒澱粉、毒地瓜粉製成下游多不可勝數的加工食品，像粉圓、豆花、黑輪、肉圓、湯圓、肉羹、天婦羅、板條、炸雞等，一旦高溫加熱後變成毒性更強的順丁烯二酸酐，對腎小管破壞力更大，怪不得台灣洗腎病人會愈來愈多，原來是其來有自。據報導只

要咬勁十足，異常Q嫩的都需強烈懷疑。更夭壽的還有，那些打著有機名號馳名的連鎖店，簡直就是掛羊頭賣狗肉，有些貨源也出自這家黑心食品原料商「銘哲行」。這些在平日也就算了，偏偏這連串阿里不達的事，就在我管家兼煮飯她前腳剛踏出國門之際來爆開，此時她與她那羣姊妹正在土耳其悠哉悠哉的旅遊，我卻在貪婪之島上無語問蒼天，孤軍為三餐搏鬥，苦思無毒之店而不可得？！

「民以食為天」當蔬菜有農藥、米是鎘毒米、病死豬、瘦肉精豬、添加工業澱粉的麵粉麵條、過期的泡芙、毒醬油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，就是因為刑罰太輕，導致黑心商人一再挺而走險。更讓人錯愕的是，報紙剛好刊出上次違法摻入塑化劑濃縮果汁的金果王，三審定讞只輕判區區的14個月，不禁讓我想起日本的例子，即使是傳承三代的大商社，被控添加不良肉品與塗改有效日期，結局就是賠償與倒閉，所以亂世用重典尤其在黑心商人充斥的台灣，絕對是有必要的。

本來我也認為電話一通，外送便當就送上門，或偶爾去星級飯店換換口味，三餐應不成問題，但這一來全亂了套，不但路邊攤連五星級飯店也沒得信任。從來受制於人是件痛苦的事，如今連一日三餐也要擔心受怕而不安，這又孰為為之，孰令致之？沒有辦法下只能暫且外食麵、飯輪流換，今天吃這

攤明天換那家，而且不選生意特別好的店吃，以分散風險。如此第一個禮拜過去，已經不勝其煩又累，理智與口慾兩難下，心裡想著「還真是靠腰！」要刻意選生意差的小吃攤，與買硬梆梆又難吃的歐式麵包當早餐，想想如此終究也不是辦法，當下只好老漢下廚自己煮，反正自己煮自己吃自然沒得嫌，還好自己不算『歹嘴斗』，至少免陷於懷疑而惶惶不可終日。而忘年友大國手李建山何雪紅夫婦，三天兩頭來電詢問吃飽沒？還要送宵夜過來，實在是足足感心哦！大概有感應知道我食無肉糜在修行當和尚。如此這般自我折騰下來，不見神清氣爽反倒通體無力，眼神無光，這時我才想起有她真好，懷想起那「飯好張口，呼之就來」的好時光。在半飢又餓血糖過低下，思緒就天馬行空的，想起黃錦松醫師談過有位前輩開業醫看病是副業，平日大半的時間幾乎在山上養雞當農夫，過著悠閒無慮的單衣素食的田園生活。啊！真是先覺哩。

所以有計劃的打造一個「開心農場」，有蒼鬱樹木林立，更有雞鴨四處遊蕩。就像「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」第一步就要種樹，樹木的選種更要煞費苦心，樹幹要高壯如黑板樹，葉片要長年翠綠，將來舉目盡是一片綠海心曠神怡。同時為了避免滋生果蠅，會結果實的樹種不考慮；另外更重要的是絕不選會依照四季在掉葉的，像

橄仁這種樹，不然光掃落葉就「飽又醉」。說到橄仁（不是小葉橄仁！），就想起一件迄今仍百思不得其解的妙事。位在診所斜對面，原本有棵二層樓高的橄仁樹，不掉葉的時候隨風搖曳，可擋陽又遮蔭給人很涼快的感覺，而美麗的葉片會隨四季變化，春天嫩綠，夏轉濃綠，秋變紅黃，但冬來就落葉掉滿地，然而最令人垢病的是，它不一了百了全部一次掉光，每當風一來落葉就四處飄散，讓左鄰右舍包括我在內苦不堪言，內心深處有欲除之而後快的邪念，所以每每與太太散步走過它我總會望著它，太太就警告「連想都不要想！」說現在街頭處處有監視錄影機，萬一那天上報，頭版寫著「荒唐！醫師暗夜砍樹，被逮！」那可千古留芳了。而怪的是就在我們去吳哥窟回國後的某一天，猛然發現那棵樹竟然不見了！原來心懷不軌視它如眼中釘的可大有人在，而劍及履及訴之行動拔除了這芒刺，雖然大快人心，但此事顯然是醞釀已久，謀定而後才動，絕非臨時起意的斬首行動。好奇心驅使下，很想知道究竟是何方神聖，捷足先登地為鄰里除害，只好請我家的柯南出馬，發揮她明察秋毫與抽絲剝繭的專長，利用每晚倒完垃圾後閒話家常的時候，藉由這些口風不緊的婆婆媽媽，套問出究竟是那位自告奮勇的熱血人士，想不到最後還是無功而返，就這樣這件不能說的秘密，終究還是懸案一樁，看起來還真的是「奪」不

孤，必有鄰」。所以如此看來樹種的選擇與擇妻沒有兩樣，將是決定未來悠閒樹下吹風納涼或是邊掃邊幹的關鍵。

長久以來，球場邊有五棵高聳挺拔樹形優美的樹，一直吸引著我的目光，但卻無從知道樹名，剛好由養工處獲贈一本「高雄市常見行道樹導覽手冊」從中按圖索驥，方知原來是原產自熱帶美洲的「雨豆樹」。它擁有寬廣的樹冠層，茂密的枝葉往往形成良好的遮蔭，宛如綠色隧道般真是好看。本市大順一二路(九如路到自由路這一大段)的沿路種的就是雨豆樹。選定好樹種待七八年過去，幼苗長大成樹後，再來整地種菜當農夫，以分區栽植全年各自的當季菜，自食其力免除擔心受怕的疑慮。相信這也是身在貪婪之島，避免被這些天壽骨商人林林總總尚未曝光黑心食品殘害，不得已的自處之道。只是距六十五歲的退休年齡前，能否安然度過這些無孔不入工業用添加物慢性的毒害，真的只有天曉得。

